

这个春天

◎杜秀香

当“立春”的节气悄然来临时，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人们，正欢乐着各种各样的团聚，烦恼着过节花去的积蓄，怀念着再也回不去的又一年，感叹着时间逝者如斯夫。似乎，“立春”两个字还不足以唤醒人们对春天的记忆。但立春后的某一刻，久处深冬的感官依稀嗅到一份别样的气息：柳枝好像萌生了绿意；河面开始冰融，缓缓有水波流动；走过红绿灯的时候，发现人群里，有裙角飘动；不起眼的草丛里，零星的迎春花开始试探着伸展花翼，先是一朵，两朵，然后便是一簇，两簇，最后金黄一片。

春意渐浓中，上元节如期而至。辛弃疾那首脍炙人口的《青玉案·元夕》又开始在朋友圈流传，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被引用和吟诵千遍依然不改其惊艳。彼时彼刻，学校还没开学，心还沉溺在“年”的气氛中无暇分身，一切恰如诗中所言：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是谁说过：“草蛇灰线，隐于不言，细入无间。”又是指言：“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是夜，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一年好景，也打破了这个春天。一个陌生的声音通知我明天回家参加葬礼。怔愣半晌，我才明白老家的大娘去世了，明天要举行葬礼。赶紧打电话给姐姐确认消息，两个人在电话里彼此唏嘘良久。十几天前回家拜年，母亲还谈起一直住在女儿家神志糊涂的大娘突然吵着要回自己的家看看，她不住地央求女儿说：“我就回去看一眼。”大娘一生没有生育，对收养的女儿秀英视如己出。大爷离世后，已经不能独自生活的大娘被女儿接到家里颐养天年。那个人去屋空的院子早已荒凉，破败的土墙坍塌了一半，前院的无花果树寂寞地独自开花结果，独自零落成泥。无人打扰的蜜蜂，苍蝇倒是颇为热闹地整日哼哼。大门上的铜锁锈迹斑斑，象征性地拒绝着走过门前的人来人往。忙着过年的秀英姐姐没有理会大娘心血来潮的要求，却不知十几天后，这个要求已经永远无法再实现。

回到家，我家门前已经扎起灵棚，灵棚里摆放着供桌和遗像，供桌后是停放着骨灰盒的灵床。因为大娘没有儿子，身为堂侄的弟弟要为她戴孝送葬。站在灵棚里的一众人却没有往常葬礼那般穿着孝衣，而是每人胸前别了一朵纸绢做成的小白花，诧异间才知道政府年前就下了新的政令，要求简办红白事，革除三天葬礼的传统习俗，改为两天。大娘是执行新式葬礼的第二个人。果然，环顾四周才发现各家墙上都用红漆写着大大的宣传标语：“破丧葬旧俗，树殡改新风”；“提倡厚养薄葬，弘扬精神美德”。饶是如此，一天下来，我依然觉得整个葬礼更像是一场闹剧，十分的轻慢，潦草和仓促。没有几个人是真心的悲戚，传到耳边的哭声多是敷衍；没有庄重肃穆的丧葬仪式，一应礼节都一带而过的虚言应付。一个人的的一生就这样在亲人或真或假的眼泪里，在村里人看热闹般的嬉笑打闹里匆匆结束，草草谢幕。

因要与大爷合葬，想起大娘晚年的凄凉，我们陪着秀英姐姐一起来到位于自家田地的墓地。田野里，呼吸到的空气开始变得温暖湿润，脚下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潮湿，眼前的麦田开始泛起淡淡青色，春天，终究是来了。大爷的旧坟旁早已挖好一个两米长，一米宽，一米半深的墓坑，墓底和周围用红砖垒砌而成，头部的地方凹进去一个小龛，里面放着一个玻璃瓶，不知道装的什么，整个墓地看起来狭小而又寒酸。秀英姐姐看在眼里，嘴上重复了好几遍：“太浅了。”却也无可奈何。村里人的漫不经心，皆因大娘没有儿子送终，人心肤浅凉薄至此，夫复何言？

坟前摆好祭桌和祭品，到场的儿孙子侄们在理事会司仪的指挥下磕头，高哭，女婿则拜祭行礼。一时哭声震野，村里帮忙抬棺埋坟的人则站立在墓地两旁，自顾自地说笑着，不时哄堂大笑一番。哭声夹杂着笑声，如同生连接着死亡。“春阳照孤坟，垅中逝者陌上人，幽明本难分。”站在我旁边说笑的人恰是昨晚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怪罪了我一番，说竟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接着又说自己从进了红白理事会，这是他经手埋葬的第五十多个人了。人生一世，忙着生，忙着死，忙着悲喜得失，忙着繁衍生息，田里的庄稼长了一茬又一茬，村里的面孔换了一代又一代，村庄依旧在延续，生活依旧在继续。

祭拜完毕，撤去祭品，抬走祭桌，人们七手八脚地将大娘的骨灰盒和冥衣被褥一起放进墓坑，接着抬出四块长方形的水泥石板盖住了墓坑，也隔绝了生死。水泥石板上的草席还未铺好，有人急呼：“快，在草席上又个孔。”话音未落，旁边一个拿着铁锹的人毫不犹豫地一锹插下去，草席掉了一个角，周围的人开始一起埋土。生前的一切都随着一锹锹黄土被深深埋在地下，埋在岁月深处。不长时间，一座新土堆成的坟，出现在面前，也昭示着又一个死亡的结束。人们一哄而散，坐着来时的车匆忙离去，他们对死亡的仪式早就没了耐性。毕竟，死亡也不过只是一件事而已。回

望孤独地立在旷野中的新坟，脑中慢慢响起陶渊明的诗歌：“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回到家，悲戚尚未散尽，白天的心绪依然萦绕于怀。闲谈间，婆婆忽然说起她已经便血两个多月，问我可能是哪里的问题？瞬间，我的心沉到谷底。第二天来到医院，直肠癌，一纸无情的诊断证实了我心里最不好地预感，也将一丝侥幸扯的七零八落。心乱如麻，强颜欢笑地送走婆婆，我试探着将诊断结果发给老公，他久久没有回应。过了许久，他发过来一句小心翼翼的问句：“老婆，怎么办？”接着又一句：“我害怕。”轻叹一口气，在手机上打出几个字：“没事，我们一起面对。”然后摁下发送键。

中午回家，老公一直刻意回避着有关婆婆的谈话，不敢打听疾病的详情和可能的结果与答案，生怕听到的太多，消化不良。他强自镇静地在厨房忙活，做好了摆上桌却没人吃得下。下午带着女儿来到影院，看着影幕上不同的画面变换，却不知道演的什么故事。黑暗中，手机屏幕闪动，是老公一连串的问号：“老婆，咱妈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得做手术吗？从哪里切开？是不是很疼？这是什么天杀的生活？”我无言，心里涌起一阵酸楚，眼睛涩涩地疼。十一年前，他一路陪着我为父亲求医，住院，手术，放疗，又一路陪着我送走父亲，陪着我慢慢走出失去至亲的伤痛。可他始终是个旁观者，不能理解我每次回家见到母亲时心如刀绞的悲戚，不能理解我每次提起父亲时泪眼婆娑的伤心。这个世界本就如此，从来没有感同身受，陪伴，已是最好的安慰。他的惊慌失措，他的无所适从，甚至他的恐惧害怕我都经历过，如今，他不过是走一遍我曾走过的路。我们与父母，没有永远，走的再久，终究还是要一别离，念及此，心里不觉更加悲凉难抑。

婆婆住院，开始手术前的各种检查，我和老公奔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等待着一项又一项结果，期望伴着失望，希望伴着绝望。意外，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人生中总有数不清的意外潜伏在你的必经之路，让你猝不及防，让你穷于应付，让你心力交瘁。奔波一周，总算预约好知名教授，预定好手术日期，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努力的方向发展。

手术日期越来越接近，正犹豫着不知该如何对被瞒着病情的婆婆解释送终的问题，公公忽然打来电话，说婆婆忽然言语不清，手脚失灵。挂掉电话，心，一直往下沉。CT、磁共振确认了婆婆的脑梗塞。预期的手术，开始遥遥无期。闻讯而来的老公倒是镇静，没有了最初的慌乱，他一言不发地办着各种手续，抽空回家准备好用品，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陪床生活。我上班，接送孩子，送饭，跑医院。生活，一时像突然失灵的指南针，失了方向。焦头烂额之余不禁苦笑，原来，进入中年不过是一场变故的时间，从少不更事到多事之秋，生活从手软。

婆婆出院后，积极锻炼着走路，她不知道其实更大的危险和伤痛还在前面。老公拿着厚厚一沓影像片子，到处预约，辗转求医，询问什么时候可以为婆婆手术。那块肿瘤不止长在婆婆身上，也长在了他的心里。自小娇生惯养，不知人间甘苦，不懂生活为何物的他有一晚站在镜前细细打量自己一番，回头对我说：“老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到中年了。”

生活渐渐回归正常，平日子里无数个平淡到乏味的日常，此刻显得尤为珍贵。忙里偷得半日闲，周末赶回老家看望母亲。和老公走在我自小长大的徒骇河边，举目四望，对面的河边有浇灌麦田的机器轰鸣声，与林间此起彼伏的叽喳鸟鸣声交缠在一起；河边的麦田里，有了三三两两的人影，虽没有耕牛犁田，庄稼却都已苏醒。春天，确乎已经触手可及。走到桥边，有电动渔船想要下水捕鱼，老公禁不住自言自语：“三月不打鱼，四月不打鸟，这个时候电鱼怎么没人管呢？”一向被我讥笑不学无术的他，此刻却令我刮目相看。三月，万物生长，繁衍生息，自古便有禁止渔猎的法令。古诗亦云：“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史记》载“网开一面”的故事，想来商汤不只是为了收买人心，而是对生命的敬畏；《论语》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想来孔夫子也不尽是教化民众，而是对生命的敬重；《吕氏春秋》说：“是月也，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麋无卵。”想来非是国君多管闲事，而是对生命的尊敬。天地之间，世间万物，最贵者，莫过于生命。

当晚，正打扫荒废已久的家中卫生，准备大干一番，门铃响过，进门的女儿久别重逢般扑进我怀里，我忽然发现她已经和我比肩。她面色苍白，一脸神秘，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妈妈，我好像长大了。”霎时，我心里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哎，这个动荡不安，心绪不宁的春天……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有一种美丽，叫静静等待；有一种喜悦，叫花开无声；有一种幸福，是且读书且成长。

他是一位博闻广识的长者，总在我迷惘困惑的时候，给我以指点教诲。如一位肝胆相照的挚友，总在我失意彷徨的时候，给我以鼓励鞭策。书籍，成为我的成长导师，我的精神家园。

随着教育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新课改的推进，我强烈地感觉到自身知识的不足，思想的陈旧。在教学改革的大潮中，我觉得自己就像无根的浮萍，无力自主。我渴望用知识武装自己，渴望得到新知识的沐浴，渴望呼吸新的思想空气。于是我买来很多专业书籍，那些飘着墨香的专著，似磁石般地吸引着我。从余映潮老师的《致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学主张》等系列丛书到肖培东老师的《我想浅浅的教语文》，我感觉自己是贪婪吮吸甘露的不苗，是尽情飞翔的鸟儿。在阅读中我看到了专家们的思索，感受到了他们的睿智，更是被他们对教育的坚守、教学的忠贞所深深感动。读着读着，我愈加明白：教师的成长非朝夕之功。读着读着，教学中的问题便豁然开朗，就这样我在学习中舒展筋骨，在研读中拔节成长。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的初三教学工作，我的内心或多或少的滋生了一些倦怠，懒于思考，疏于创新。在家庭生活中，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我，也整日困惑于大大小小的麻烦，对生活渐渐失去热情。一日在刷微信时，我无意中

看到吴非的一篇文章《何不读一些闲书》中写到：“专业阅读，有助获取知识；超乎专业的阅读，往往能发展为“智慧”。好多闲书是聪明人写的。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可能在于博览群书，世事洞明。”我顿时找到了症结所在。

我开始静下心来打开《生活是很好玩的》，看到一个平凡的景，经过大家汪曾祺的视角，便美得天真烂漫。我明白对生活心存热爱，从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活得有趣趣，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得细致，这是生活家的情怀。我开始与作家丁立梅对坐，以文字为茶，精心煮一杯香茗，感受她的芬芳扑面。优美清丽的语言，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将我的心灵从喧嚣和冗杂中带出，带到一片净土。我还打开《看得远的，就是好母亲》，边读边做笔记，学习做一个合格的母亲，以一颗认真努力充满爱的心对待家人和生活。就这样读着读着，我的生活好像从逼仄的狭小走向了生命的开阔，我的内心也好像解冻的春水，哗啦啦，豁然开朗。

感谢书籍，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了风雨同行的伙伴。感谢书籍，为我的生命添香为我的成长助力。因为爱上读书，我的思想少了浮躁，多了一份踏实；少了埋怨，多了一份坚守；少了空洞，多了一份丰盈。

花开无声，春天因有了花儿愈加绚烂多彩；成长有你，我因读书找到了打开生活最美的姿态。

作者单位：区实验中学

◎鲁玲玲

花开无声 成长有你

行头(微小说)

◎田邦利

小明干活的工地与住地相隔较远了，他也没再变换住处，变换住处也挺麻烦的，再说，打工嘛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变换，变换，不如不变换，就这样住着吧，以不动应万动。好在城市公交，都是上车投币，不管坐几站，票价是一样的，坐一站和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都是花一样多的钱。

工地旁有个公交站点，好多路公交车在这里停靠，也有去小明住地的公交车，但都是过路车，在这里上车，车上有空座的时候少。距离工地一站多远的地方，有开往小明住处的始发车，从始发站始发车总是有座的。起早摸黑，劳累了一天，已是精疲力尽，上车后巴不得一屁股坐下。因此小明下班后回住地，总是跑下一站多远去坐始发车，舍近求远，图的就是个座，上车后能坐下歇歇。上车后坐下歇歇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外出干活的人，到家后不就是先坐下歇歇吗。可常常是坐不了三两站就起来让座。有的是自己主动让的——给老弱病残让座，给孕妇让座，给抱小孩的让座，这些都是他自己主动让的，心甘情愿。有的却不是，虽说是让了座，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情愿，“形势”逼人，不得不让，人家一看他就是乡下来的农民工，有的是力气，就是扛着一袋子面站着，也没问题，不让座？不让座会后果严重。不过经常坐公交车，小明也坐出了经验：上车之后，尽量往后坐，后边较前边相对“安全”些。

这天，小明上车刚坐下，见前面上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西装革履，鼻子上架着大墨镜，腋下夹着公文包，派头十足。小伙子往后一看，竟然和他打起了招呼。他应和着，却没认出是谁。小伙子抬了抬墨镜，诡秘地一笑。借着车声昏

暗的灯光，小明认出来了，这派头十足的小伙子就是工友小李！好些日子没和小李碰一块了，小李这身打扮让小明好生纳闷。

小李和小明一样，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两个人住得很近，曾在同一个工地干活，现在不在一个工地了，但两个工地相隔不远。小明招呼小李后边坐，他摆了摆手，指了指身旁的一个空位，前边坐下了。

一站、二站、三站，车上已座无虚席。车到第四站，门开了，上来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50多岁，穿着入时，手提一个高档坤包，她将坤包向投币箱一旁轻轻一贴，只听“吱”的一声响，她就扶着身旁的立柱停下了。她目光游弋，由前及后一个——个看过去，先是小李，小李后面是个摩登女郎，再后面是个帅哥……最终，目光落在了小明身上。小明心头一紧。在“车子起步，请您抓好扶好”的广播声中，中年妇女慢慢地过来了，来到小明的身旁，站着，定力十足地站着，一动不动。

“让个座！”见小明无动于衷，中年妇女发话了。小明起来了。她坐下了。连句谢谢的话都不说，好像座位就是她的。小李笑了。

下了车小明问小李：“今晚会客？”小李摇头。小李摘下墨镜，拍了拍胸脯，笑着对小明说：“怎么样？不像个外出打工的农民吧？下了班就换上，公交车上就不会有人强迫让座了，不管是坐在前边还是坐在后边。”

小明照着小李的“模式”，也置办了一套行头。

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宁宁认真地地点头。

傍晚，日影西斜，光线力道减弱了许多。有轻风吹来了，柔软如发的柳枝，数十缕一道，在风中荡起了秋千。秋莲把几粒麦粒丢进嘴里，一咬“嘎嘣”响，证明麦粒干透了。秋莲就把麦粒堆起来，宁宁撑着塑料袋子口，秋莲用簸箕把麦子装进袋子里。这时，三婶和福全嫂子来了，也帮秋莲装袋子。邻居建华哥也来了，他推来一辆小推车，把装好麦子的袋子推回家，在粮仓里摆得齐齐的。

收拾完了，秋莲提壶要给他们沏茶喝，三婶急忙捂住茶壶说：“家里还有一堆的事呢，等有了闲工夫再来喝茶吧。”说完，就抬腿走了，福全嫂子和建华哥也跟着走了。

秋莲休息一会儿，开始拌料喂猪，然后又拌料喂鸡。猪和鸡的待遇不一样，从买料的价钱上看，鸡要比猪高一些。然后呢，开始计划做晚饭。今天的活干得多，秋莲有些累，就想做得简单点，简单归简单，可又不能缺了儿子的营养，就要做面条荷包蛋。儿子从小喜欢吃这口。

秋莲正在切葱花，准备炅锅用，这时，友奶奶进了门，她一手提着秋莲送去的那只鸡，一手用网兜提一个大碗。秋莲见了，心里一阵紧张：糟了，找上门来了！

小说连载

麦场上的阳光

齐建水

友奶奶七十来岁了，背驼得很厉害，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她把鸡放在屋门外，把碗放在桌子上，说：“我把那鸡炖了，还挺香，给宁宁盛一碗来，快吃吧。”

秋莲有点犯糊涂，说：“友奶奶，你这是……”

友奶奶指指门口的鸡，说：“打死的不是俺家的鸡，这鸡还给你。”

秋莲看着友奶奶，不相信她说的话：“这乌头鸡只有你家才有，再说，不是你家的鸡，你咋会炖了吃？”“哦，哦，”友奶奶竟一时答不上来，想了想才说：“反正……反正不是俺的鸡……别的事你就别管了。”说完，驼背一转，颤颤巍巍地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嘟囔：“家里蹲上个病孩子，过日子多不易，不就是一只鸡嘛，还赔啥？”（完）